



韩 东

夜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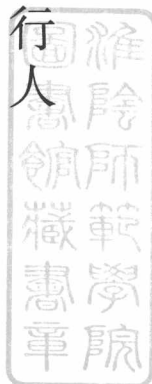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1493564

韩东

夜行人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93564

I 267.1
22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人 / 韩东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624-6186-9

I. ①夜…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0085号



夜行人 ye xing ren

韩东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72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186-9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风、火

- 003 缸
- 005 肉
- 007 灯
- 009 房
- 011 泥
- 013 衣
- 015 药
- 017 寿
- 019 学
- 021 河
- 023 风、火
- 025 渔
- 027 鸭舌帽
- 029 马原在西安
- 032 朱文不作秀
- 035 孤单如伊沙
- 038 信仰者杨键
- 041 自卑而天才的乌青
- 044 无冕之王杨黎
- 047 先行后至者顾前
- 050 我和苏童

“亲爱的母亲”

- 055 裸奔
- 057 危险
- 059 两个女儿
- 061 “亲爱的母亲”
- 063 任务
- 066 太平洋，太平洋
- 069 装修
- 071 我们那时候
- 073 笑忘录
- 075 跨越阶层的友谊
- 077 展望和出路
- 079 长兄为父
- 082 世外高人
- 084 特立独行的张钧
- 087 毛焰即矛盾

夜行人

- 093 夜行人
- 095 手机的故事
- 097 草原牧歌
- 099 草原牧歌（二）
- 101 广场夜色
- 103 小裁缝
- 105 女人要有觉悟，男人要有智慧
- 107 老杨

109	野猫们的辛德勒
111	诗人之路
113	好男人
115	爬山
117	今年夏天
119	没有特点的城市
121	非现实的战争
124	代沟
126	嫉妒
128	孤独
130	焦虑
132	我更喜欢沈从文
134	我看昆德拉
137	一条路
141	《暮晚》读后
144	《我的英雄》读后
147	不合时宜的努力
152	向罗辑、罗隶致敬

人生理想

159	老太说保姆
161	小狗和邻居
163	一件小事
165	我过年
168	病牙
170	《海鲜》专场
172	拍电影
174	苦命的鱼鹰

176	去南极
178	陆老师
180	金满楼纪念
182	三个片刻
184	安逸的成都
186	情人节
188	定数
190	说“土”
192	地主和房主
194	书名的吉利
196	说聪明
198	谈佛陀
200	谈恐怖主义
202	谈奥运
204	人生理想
206	我为什么喜欢看拳击
208	下放户
211	书的消失
213	也谈经典——读库切的《什么是经典？》
216	答谢辞
219	为什么写作
222	谈《十面埋伏》
225	读《非零年代》
227	从《我爱美元》到《云的南方》
232	我和争光
234	天才加苦力

风、火

缸

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就在前几年，它的身影还不时出现。再往前若干年（十年？二十年？）缸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缸，按照词条上解释就是：盛东西的器物，底小口大，用陶、瓷、搪瓷、玻璃等烧制而成。但典型的缸一定是陶的。陶缸的使用自原始时代至今，伴随我们的生活几千年之久，而它就要或者已经消失了。

我们伴随着这种消失。当年，有用来盛水的水缸，有用来盛面的面缸，有用来腌菜、腌肉、腌蛋的腌菜缸。也有用来当做厕所和马桶的粪缸。真正和缸打过交道的人知道，缸不一定是底小口大的。

比如粪缸，就是上下一般粗细，特别的长和深，将它埋在土里，缸口与地面平齐。上架一块木板或前面垫几块砖头，就可以蹲上那里出恭了。所以我们说粪缸既是厕所也是马桶。透过玉米秸或芦苇扎成的篱笆，可以一边上厕所一边看外面自然的风景。

如今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也会看点什么。看书或者看报，而那书

报上刊载着我这篇描绘粪缸的文字。享受的境界自然是不同的。

我们家从农村返城时仍然带着一口大缸。这缸的年龄比我还要大，以前是用来腌肉腌菜的腌菜缸。后来家里再也不腌菜了，但还带着它，搬来搬去，四处迁徙。这缸好重啊，带着它也许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它一直跟随着我们。后来有一次停水，缸终于派上了用场，洗干净以后用来蓄水，外婆就更有理由留着它了。再后来连水也不怎么停了，这缸从此一无所用，放在那里纯粹是个累赘。

我的一个朋友和妻子分居，找了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从我这儿搬走了几件家具，有床、沙发和衣柜。最后我让搬家的工人给他捎去了这口大缸，理由是：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我送给他一件“文物”以表心意。

这位古董收藏家再次搬家时却没有带走这口缸。

如今，我们再也没有缸了。剩下的只是金鱼缸或者烟灰缸，它们不能算作真正的缸。还有，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着汽缸，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

肉

孔夫子肉不方不食，是他很讲究吗？一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年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很贫穷，劳日单价三毛七，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力干上一天才能挣三毛七分钱。农民长年没有肉吃，偶尔吃一次，也像孔夫子那么讲究。肉不仅要方，而且要切得很大，这样，方的特点就更加显著了。煮的时候也不能过火，最好是半生半熟的，因为煮过头了肥膘就化了。煮好的肉就像没煮之前一样，要方方整整的。这样的肉，最好带皮，越肥越好。这样的讲究都是因为穷，因为长年吃不到肉，既然吃一回，就得过瘾，有“嚼头”，而万万不可囫囵吞枣。

一次，一个农民到我们家帮忙干活。干活留饭（留下来吃饭）是当地的规矩。农民有备而来，他知道我家有肉吃，于是饿了一天，三顿没有吃。我们也知道，老乡要吃肉，但家里并不会做那种四四方方的肉。于是切下一大块肥咸肉蒸了。蒸好后的咸肉上面浮着一层半指来厚的清油。这样的一碗咸肉，我们一家六口可以吃一天，而老乡三下五除二全干光了。回去后便卧床不起，拉了两天的肚子。送药去的时候，该农民向我们解释说：这是肠子打滑，不碍

事的。

肉啊肉！

现在我们吃肉时不仅不讲究方正了，而且越精致越细小越好。人们早已远离肥肉倾向于瘦肉。做好的猪肉不仅难得看出出于猪的哪个部分，甚至连是否有猪肉的味道都不那么重要了。猪肉常和其他的荤素在一起烧制，它已经成为一种调料了。其他各种肉类也登上了我们的餐桌。但我还是认为，对于汉民族而言，只有猪肉才是真正的肉，只有孔夫子方正的猪肉才算得上是肉。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相同的年代里。一次，一个喝醉的家伙硬要和别人下棋。他抓起盘子里的一片肥肉说：“将！”想想看，一片肥肉就能将你的军，这是什么样的年月啊。

灯

当我们提到灯的时候，你的眼前会浮现出怎样一种形象？我想，这与我们成长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

当提到灯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只白炽灯泡的形状，里面的钨丝发出金银丝一般的光芒。灯泡上悬着一根花线，下面是一个铁皮灯罩。我认为，白炽灯是灯的典型，这与我成长的时代有关。然而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灯都是白炽灯，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我们下放的地方没有电，所以也没有电灯。老乡们的灯是用一只墨水瓶制成的，里面盛了柴油。有一个铁皮做的管子穿过墨水瓶盖，管子里是一根粗棉线做成的灯芯。点燃后，火苗只有花生米那么大，当真是“油灯如豆”。这样的灯，在当地的村子里并不是临时的制造，使用范围很普遍。在我们下放以前，墨水瓶制成的灯是老乡家里唯一的一种灯。

我们下放期间，没有使用过这种灯。我们的灯有一个两头细中间鼓的玻璃灯罩，俗称“罩子灯”，燃烧的是煤油，灯的体积也比墨水瓶做的灯大了许多。罩子灯发出的光明虽不能与电灯相比，但比起老乡的灯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罩子灯燃久了，玻璃罩上会结有油烟，熏黑了。因此每天傍晚，爷爷的一项工作就是擦灯罩。他用一块干布伸进玻璃灯罩中旋来旋去。我们家一共有四盏罩子灯，因此爷爷要擦四只灯罩。经他擦过的灯罩比新的还亮。晚上，罩子灯点燃后我们一家就置身于光明中了。

老乡有时会来我们家借灯，那准是遇上了节庆或大喜的日子，比如结婚。生产队里开会时也会来我们家借灯。队上唯一的一盏集体所有的马灯早就被熏黑了，点燃后其亮度连墨水瓶做的灯也不如。每次，罩子灯还回来后不仅灯油耗尽，玻璃罩上也尽是油烟。爷爷便有事情做了，他一心一意地擦着灯。

马灯也有玻璃罩，并且可以防风，所以也称风灯。但由于玻璃罩相对较小，发出的光亮不如罩子灯。

只有在县文工团下乡演出时，我们才能看见那种真正大放光明的灯，就是汽灯。它高高地悬挂在树梢之上，放射出的光明一点也不亚于电灯，其亮度比一百瓦甚至两百瓦的电灯还要强。当它亮起来的时候，连天上的星星都暗淡了。不为看演出，仅仅为看汽灯也值得预先去占位子呀。

房

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农民住的是草房。草房刚盖起来的时候，色泽金黄，但几场风雨过后，屋顶就渐渐地发灰了。灰到一定的程度便不再灰，而是越来越黑。农民盖房是一件大事，一生中盖上一两回就了不得了。所以整个村庄的房舍灰黑一片，难得见到金黄耀眼的屋顶。即使见到了，也不保证那是新房。有条件的人家，每过几年会翻盖屋顶。最穷的穷人不仅无条件翻盖屋顶，没烧的时候还得上房扒些腐草来烧。真是：医得眼前疮，剜了心头肉！

房屋的墙也都是泥做的。农闲时农民会脱土坯，挖松一块泥地，浇上水，撒上剪短的麦秸稻壳，开始和泥。那泥要反复踩踏，农民们或光着脚自己下去，或牵一头黄牛在泥塘里来回转圈。泥要“着”得越“熟”越好，完了用一个木制的模子脱成土坯，晒干后便可砌墙用了。这样的墙，里外要用“熟泥”泥上多遍，次数越多越好，以防止开裂。农民们所能比较的就是房子泥的次数，而在其他方面（如材料、工艺）都是大差不离的。泥好的外墙上常常披挂着草帘（也是用泥糊上去的），就像是蓑衣一样，功用也和蓑衣相同，用来遮挡导引雨水的流向。草帘和屋顶一样，开始金黄，后来就灰褐一片了。

方圆几十里不见青砖瓦房，就是大队部和小学校也是泥墙草顶的。除非你来到公社所在地，这才见到了瓦房，开了眼界。

我们家盖房时用了瓦顶，墙基本上还是泥的，但在大门处砌了两个青砖“门楼”。这样的房子绝对独一无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下放以前，我们家住在城里的三层楼上。农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我们就解释说：是房子上面擦房子。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那人怎么上去的？农民们只见过梯子。他们指着我的外婆说：“老奶奶这么大年纪怎么爬梯子呢？”的确，这是一个问题。

很多年后，我去参观半坡村遗址，发现那些经过复原的原始人的住房与我们下放那地方农民的房子竟十分的相似，都是泥墙草顶的。不过也有不同。半坡人的房子是圆形的，更像下放那地方粮站的谷仓，俗称“土圆粮仓”的建筑。